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extured brown. A large, bright yellow sun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center,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jagged silhouette of mountains or hills. Several brown, leaf-like shape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sun, suggesting falling leaves. The title '秋天的愤怒'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white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秋天的愤怒

A red octagonal logo with white horizontal lines is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炜

秋天的愤怒

张 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建国

封面设计：徐中益

秋天的愤怒

QIUTIAN DE FENN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3}{16}$ 插页 2

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450

书号 10019·4016

定价 2.25 元

序

肖 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张炜同志一本小说集，他来信要我写几句话。

我认识他是在七九年春。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学生发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并出版一个油印刊物，有些事来问我，以后又拿稿子来给我看。给我的印象是他性格有些内向，朴实，诚恳，有些拘谨。慢慢熟了，片片断断地向我讲了些家庭情况和个人遭遇。他的家在一个镇子上，后来又迁到了海边。住宅不在村里，而是孤零零地在一条大河入海口岸边的果园里。家里有许多书，他就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父母，到百多里外的叔叔家住了。叔叔家同他们家隔着一座大山。每年他都盼望着看家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背着包裹，翻过这座大山，走上百多里，回到家里，同父母姐姐团聚几天。而常年只能望着乌云漫漫或白雪皑皑的远山，思念着山那边的亲人。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看得出是很动感情的。

他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作品，一发而中止，短短的几年里，发表了许多中短篇小说。作品表现了美的自然，美的心灵，感情真挚，有意境，富于抒情，而且有个性。几年来在省和全国的小说评奖中连续获奖。在近几年涌现出的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中，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秀。刊物编辑部和作协为他组织了作品讨

论会，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许多人对他的作品感到喜爱，对他的创作表示肯定。但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没有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他的创作偏离了生活的主流。人们在争论：这究竟是艺术风格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局限，还是作者本人生活思想积累的不足？

这几年，我也在思考一些创作问题，也经常想到我熟悉的几个青年作家，特别是他。我以为，生活和思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作家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主要的在于他具有对生活的审美感知能力，具有一颗敏感的审美心灵。这审美的心灵可能需具有某些先天的素质，而童年的生活经历对审美心灵的形成有着决定意义。以后生活中的不利条件可以使童年时期开始形成的审美心灵得不到发展以至窒息，但如果童年时期根本没有形成审美心灵的雏形，则以后生活中不管有多少有利条件也是徒然。这就是一些被认为缺乏艺术素质的人，无论给予多么好的条件，也无论自己怎样努力，而终于成不了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原因。童年的生活经历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审美个性，使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具有某种独特性，而这独特性往往也就是他创作的优胜处和局限。张炜的童年生活经历有些特殊。他的家庭的遭际使他自幼便感受到压抑和痛苦，但这个家庭却又给了他在农村来说是难得的文学熏陶。感情的磨练和文学的熏陶，对于一颗幼小的审美心灵的形成，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最特殊的是那遗世孤居的生活，这在他心上难免涂下阴影，但却把他投进了大自然的怀抱。那濒临大海的河畔的果园，那长满枣棵野草的海滩，那两岸生着茂密芦苇的大河，那时而安静时而咆哮神秘莫测的大海，那充盈着花香鸟语的禾田瓜地，给这个遨游在其中的孩子进行了美的洗礼。在这样的环境中跟社会的接触

是少的，这限制了他对世事的认识，但却使他较多地看到了人——特别是少女和老人，在自然中所表现出的美。他心中的自然太多，美太多，所以，他的作品大都表现自然和美，有时表现丑恶，也只是作为美的陪衬，速写似的描上几笔。他的人物似乎都被自然淘洗了似的，作品的社会色彩也被自然冲淡了。这曾形成了他的作品的艺术特色，也形成了他的创作的局限。

他对于批评意见是认真严肃对待的，但艺术的良知使他沒有简单从事。他的人生哲学也阻止他急功近利，匆忙地往热闹地方跑，制作一些应时的东西，博取喝采和掌声。他默默地坚毅地在自己熟悉并渗透着自己情感的那方土地上不断地挖掘。这块土地有它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生活，独特的风貌。他就象集子里《挖掘》一篇中那个执拗的老人一样，不为劝诱所动，不去羡慕那个驾着轻骑贩鱼挣大钱的人，只是默默地在海滩上挖掘着。老人想的是，海滩上虽然只有不值钱的沙参，而且不是经常能挖到大参，但它却是真正的有益的珍品。是的，追求真正的珍品，这才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他的挖掘是有收获的。在这本集子里，可以看到他对“芦青河边”的生活有了较深的思索，和更为清晰的见解：束缚农民的“左”的枷锁砸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一些人富足了，农村的面貌改变了。但并不是一切皆好。那里还有欺压，还有巧取豪夺。发财致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发财的往往是那些手里有特权的人物，而农民，却经常受到挫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本集子表现了他的新的美学追求。这几年，小说创作中，兴起了一股值得注意的潮流，即追求力的表现，追求阳刚之美。这可能是对于所谓“伤痕文学”的感伤和情爱文学的靡细的一种否定，是青年一代对于时代精神的追求。这股潮流，写男子

汉气度，写刚烈崇高的理想，写勇敢果断的开创型性格。有的把眼光转向僻壤蛮荒，转向过去年代，从大自然和世俗生活的原始形态中，寻求和表现粗犷的美。张炜也被这个潮流所吸引，但他没有去寻找自己所不熟悉的有力度的东西，也没有把眼光转向荒远，还是在他那方土地上，在“芦青河边”默默地挖掘。这本集子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他的前一个集子《芦青河告诉我》的新的美的感受。这是一种浑朴、苍劲的美。《黑鲨洋》中的老船长、曹莽，《挖掘》中的老人，以及作品中所描绘的大自然，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美。它同他作品中所描绘的另一种自然——瓜田果园，鸟语虫鸣，和被这自然淘洗了的另一种人物，如一群心灵明静的少女，形成了崇高与优美的鲜明对照。虽然他表现得还不够凝练，但无疑是个突破。

他将在“芦青河边”这片土地上继续挖掘下去。挖掘不止，这是一种愚公精神。看来做什么事都要有这种精神，从事创作也许更要有这种精神。

目 录

序	肖 平	I
你好! 本林同志		I
秋天的愤怒		93
黑鲨洋		210
挖掘		232
秋林敏子		246
泥土的声音		265
剥麻·烟叶·蓑衣		281
踩水		297
红麻		315
后记		339

你好！本林同志

有一种鱼会跳。它们好象在同一声命令里跳跃起来，在空中划一道短短的弧线，再落进水里去。这些鱼都很小，长如拇指，而且颜色和荡漾的河水差不多，所以要发现它们也很难。李本林在水里扎猛子，一抬头，就看见了它们在跳。

他先是惊诧地望着，然后就大笑起来。他想起了野地里那蝗虫，人走在田野上，不就有一群群的小东西在你前头跳动吗？有好长时间，他故意在河面上寻找这种跳鱼了。他后悔过去那么粗心，竟然就没有看到！

天近正午，河水十分温和。李本林仰着身子，懒洋洋地用手打着水，闭上了眼睛。他在想怎样逮到这些鱼——用网是不行的，而且他也没有网；如果有一个硕口儿篓斗放在水里，它们跳起时碰巧也会落进去吧？落进一次就行了，他不要多！本林想到这儿高兴起来。但一转念，又有些丧气：生活中哪有这么多便宜事，就是有，也不一定会落到我本林头上。他想如果把入比做河水里的篓斗，那么自己就是那只最背运的破篓斗了，没有底儿，豁了沿儿，永远也跳不进一条鱼的……他双脚轻轻地蹬水，身子滑溜溜地在水里穿行。

这儿是芦青河入海口。当年的河水在海边的沙滩上旋了几

个圈儿才流进海里，给海边留下一个椭圆形的“小湖”。这片平展展的水面没有波纹，象一块镜子。水底也是平的，全是细白的砂粒儿。夏天的河口，太阳蒸腾起一片薄薄的水汽，看去那芦苇、那树林，都仿佛变得遥远了、神秘了。海鸥在那一边，在海的浪印上飞旋着，只偶尔光顾一下这个小湖。淡水野鸭却总是厮守在这里，它们不叫也不闹，很少飞起，成群结队地在沙岸上踟蹰。浅水处的苇荻浓绿无边，一直延伸下去、延伸下去……本林对这里是熟极了的，他知道芦苇的那一边是一片白色的茶花，茶花的那一边，就紧连着一片灌木林了。他曾在那灌木林里砍过柴，并且记得林子里有一味中药：地丁。

他在水里游累了，就将脸侧歪在水面上，看着远处那一片林木遐想了……水在微风里轻轻抖着，阳光从水面上折回来，老要耀他的眼睛。他已经在这河口上洗了多半天，洗得身上又疲乏、又惬意。有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要恋着这片水，他常常走着走着，也就来到了满是柳树和芦苇的河边上了。这倒真是个好地方，凉爽，清静，又安全得很——河水只达到他的腰部、胸部，这对于他这个矮个子、水性又不怎么好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他出生在离河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前些年却很少得空儿来河湾里好好玩一玩。就象出于恶意的报复似的，土地承包下来之后，空闲多了，他就半天半天地泡在水里。他要好好玩一玩了。他两条腿在水中频频地蹬踏，有时还不无滑稽地将一只脚从水中高高翘起，使人很难相信他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不远处的海岸上一直吵吵嚷嚷的。

船在海里撒了网摇上来，人们动手拔网的时候，就发出这种喊叫声。李本林只要听听那声音，就知道上船了、拔网了、逮到

大鱼了！鱼是各种各样的，生了黄花的，长了黑斑的，光溜溜的，刺糙糙的……什么怪东西都有。它们一上了岸就用惊奇的、凶狠的眼睛看着这些土地上过活的人，看他们快活的、贪婪的眼神。人群里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的女人并不忌讳光屁股的男人，只知道嚷：“嗬呀！嗬呀！好家伙呀！”——她们在喊那条乱蹿乱蹦的鱼，声音腔调和打鱼的男子没有什么两样。她们是鱼贩子。还有好多鱼贩子，就停在离渔网稍远一点的渔铺子那儿向这边张望。这都是些男人，是更有经验的鱼贩子。他们就在那儿吸着烟，开着玩笑，只等那些鱼从网中抖出、移到一个水泥平场上时，才毅然地抛了烟卷，瞪起眼睛凑过去。

李本林很少到海边上去，他宁可一个人寂聊地呆在河口这片平平的水湾里，听号子声、叫骂声、讨价还价声，以及大海那哗哗的波涛声。他记得往年的海是寂寥的，没有那么多渔船，也没有一个鱼贩子！海岸上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胆大、勇猛的捕鱼人和买卖人，他多少有些惊诧。

就这样，他安静地躺在水里，让太阳晒那有些圆的肚子。他不想海了，海边的喧嚷仿佛也就退远了。他从水中站直身子时，碰巧踩到了一条小扁鱼。这启迪了他的灵感，他就高高地抬起腿在水中走了一会儿，踩到了一串小鱼。他看看阳光，觉得时光不早了，应该回家了——那个全村最丑陋的草屋就是他的家。

小草屋卧在一排排的瓦房中间，显得特别矮小，就象它的主人站在人群里一样。草屋里现在静静地坐着他的老婆大云和小舅子小进。他们总要等本林回去才开饭的。这样有个好处：本林在田野上游荡一天，往往不会空手而归。他衣兜里或者装些花生，或者装些野枣……这些东西掏到饭桌上，也就组成当日饭

食之一部分了。而今本林手里已牢牢地攥住了一串小鱼，这就使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

他迅速拧干半长的黑裤，踏上岸来。

他沿着芦荻掩映的小路向前走去。芦叶儿在风中抖着，老刺他的脸，使他不时要停下来。海边的喧嚷声似乎盛于往日，他终于忍不住站在小路上向那边张望。到后来，他竟起意要到海边上走一走，再从海边那儿绕道回家……海滩上的砂子硌着他的脚，尽管他的脚掌上布满了老茧，也还是感到了疼痛。

人群分成几簇站着——这表明那里有几盘刚刚拔上来的网。本林笑嘻嘻的，将自己的一串小鱼在背后藏了，瞪着眼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大鱼。他从这一簇走到那一簇里，一路看下去。人群里也有认识他的，可由于注意力都在鱼上，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想和他们说什么，他知道他们一开口，就有些嘲弄或讥讽的意味，好象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是最聪明的……有一个细高个子的人迎面走过来。李本林开始不在意，后来定神瞧了瞧，立刻呆呆地站住了。

他的两手不由自主地扭紧了半长黑裤，嘴巴张开老大，怔怔地望着越走越近的这个人。

这个人离他只有十几步远了，他在嗓子眼里咕哝了一声什么，撒开腿就跑走了……

二

在村头上，本林突然听到了一阵琴声。他立刻停住脚步，异常惊喜地侧着耳朵细听起来。哎呀，那是坠琴的声音！没有错，那么说是孙玉峰在拉琴了！

本林自己也没法准确地描绘出他和孙玉峰的友谊。

那种友谊真是太久了，太深了。他几乎老和孙玉峰在一起玩，有时半夜了还不回家，老婆大云就跟他骂起架来。本林从来畏惧身材高大的大云，她骂起来时，他毫不反抗，有时还略有腼腆地坐在一边倾听。可是友谊又往往给人以勇敢，本林见大云有时竟连孙玉峰也一块儿骂了，就愤愤不平地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怕谁？！”当大云迎上一步时，他又紧接着喊一句：“谁怕我？！”……由于孙玉峰的坠琴拉得太好，终于不能够在村里安下身，最后被海滨一个农场的宣传队招去了。

从那以后，本林也就很少见到老朋友了。

坠琴拉得人心里痒挠挠的。本林明白这个家伙拉琴就是这样，把琴拉得那个“浪”，简直是听死了年轻人不偿命！……他嘻嘻地笑起来，脸庞兴奋地随着飘来的琴声转动起来。

琴声在南风里响着。那边的孙玉峰哪知道此刻的村头上，他的老朋友正虔诚地欣赏着，完全地陶醉了。

本林站在那儿，由于兴奋，两腿老要活动，光着的左右脚轮换地抬起来，去摩擦另一只脚背。他长得矮，虽然腹部莫名其妙地有些胖，却还是显得十分灵捷。他的眉眼、脸庞，全显得不象四十多岁的样子。他的皮肤怎么晒也不黑，只是有些黄；他的头发也有些黄。此刻他笑着，一直露着洁白的牙齿。额头上，折起了三两道深深的横皱，其余全无深褶。如果他一直在这琴声里笑着，他就永远象个年轻人。

又听了一会儿，他迎着琴声大步地跑去了。

一棵又矮又粗的梧桐树下，果然有个人在拉琴。也许是人们都在吃午饭吧，他身边一个听琴的也没有。拉琴的人也四十多岁，一只眼睛稍微斜一点，样子显得有些过分的严厉。他握着

琴弓，象握住了一根沉重的铅条，拖出来，再拖出来，手腕上的筋脉都暴起老高。在琴杆（这琴杆竟是又粗又长，象个小镢柄）上活动的另一只手倒灵巧极了，它的指尖扣在弦上，飞快地跑。它跑一次，他的头就深深地低下来一次，象要细细地品味从弦上和琴筒里飞出的旋律。

本林站在他跟前了，他只顾拉着琴。

“孙玉峰啊！”本林大喊了一声。

孙玉峰慢慢地收了弓。他翻了翻眼皮，看清了是李本林，忙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

本林知道他本来不会握手的。他这一招肯定是从农场里学来的。对此本林稍存异议：你怎么也握起手来了哩？你也是跟人握手的人吗？本林从来都把握手看成干部们的事，人家似笑不笑，手在制服袖口上伸平，然后除去拇指以外的四根手指向下一弯，停住了，停着等人去握呢！你嘛？你也学会握手了……本林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最终还是愉快而熟练地握住了老朋友的手，用力地耸动着。他好久没有这样握手了。握手，曾给他好多愉快的想象。

“我在村头就听出来了，再远也听得出，嘿嘿！”

“王八场长！”孙玉峰骂道。

“你拉琴另一股味儿，一点不错，嘿嘿！”

孙玉峰从身后摸出一个鲜艳的太阳帽戴了，又骂一句：“王八场长！”

本林有些惊讶地盯住了这顶帽子。他的注意力全在这顶帽子上，并没有在意对方骂着什么，骂着谁。

孙玉峰见他没有回应，就推他一把说：“你听不见嘛？——王八场长！”

本林点点头。

“我跟那家伙干架了。我再不去农场了，这回行李也背回来了！”孙玉峰说。

“嗯？不去了？”本林刚听明白，大吃了一惊。

“这家伙老挑我毛病。他懂个狗，排戏也要插一手，老嚷：‘紧拉慢唱，紧拉慢唱！’气不气死个人。我……”

“就为这个干架么？”

“倒也不为这个……他嫌我老是直眼瞅着女演员——他妈的我不盯住她的口形，能配得上腔调吗？”孙玉峰恼恨万分地拍打着膝盖。

本林抬起头来，眼望着北方那林木的梢头，狠狠地骂道：“王八场长！”

孙玉峰眨动着有些歪斜的眼睛，幸灾乐祸地说：“我一高兴，拍拍裤子，背上琴就回来了！他们排戏可抓了瞎。让他们去想念这把坠琴吧。咱可不怕，咱如今做什么不行？贩鱼、养蜜蜂、开油坊、打草窝^①……做什么不行？”他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提高嗓门喊道：

“现在不是过去了。我还不稀罕那点儿工资呢。咱干什么不行？咱干什么不发财？！”

本林在他的喊声里，觉得心窝一阵燥热，血慢慢涌上头来。他禁不住也高声地喊起来：“咱干什么不行？咱干什么不发财？！”

孙玉峰喊过之后坐下了。他把坠琴慢慢装进一个黑布套里，然后默默地不吱声了。

本林激动过以后，慢慢也平静了。他首先想到贩鱼，耳边立

^① 草窝——一种软底草鞋，也叫“蒲窝”。

刻又响起海岸那喧嚷声，眼前好象又出现了鱼贩子们那睁大了的眼睛，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他觉得贩鱼似乎是不行的。

梧桐树上的知了叫起来。微微的南风这会儿也停了。这似乎是一天里最闷热的时候，他们呼吸起来，觉得热气就堵在了鼻孔上，象棉团一样……他们都坐在树下的一块青石上，一动不动，脚边上，放着装了琴的布口袋。

正在两人沉默的时候，一个高大的女人叫骂着，在街口上出现了。她疾疾地走来，一边用手比划着威胁本林。

本林慌促地站起来，微笑着，向她举起了那串小鱼……

三

如果本林在海滩上没有看错的话，那么那个细高个子就是卢达了。

卢达几年前还是这儿的公社书记，约两年前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的“干部大专班”。他还没有毕业。提起他来，人们还是喊他“卢书记”，几乎全都忽视了他如今是一位大学生这一事实。他修长挺拔的身量，庄重的面容和总是有分量、有分寸的谈吐，在人们脑子里难以和“学生”两个字连在一起。虽然芦青河边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尊崇着“大学生”，以上大学为荣耀，但觉得卢书记做了“大学生”，这或多或少对他有点侮辱的意味吧！……当本林突然发现卢书记在这海边上蹒跚时，深深地吃了一惊。他不明白这个人怎么就到海边上来了？以致于跑开老远，心里还在怀疑：我没有看错吗？

他没有看错，那细高个子正是卢达。

卢达有意地避开了人多的地方，一个人走着。他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十年，这儿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先是在这儿做团委书记，后来做公社书记，把家也安在了这片土地上。他在校园里常常思念这儿的海、河，这儿绿油油的庄稼。豆子摇铃了，玉米蹄荚了，花生结水仁了，他都能扳着手指算出来。……海风很凉，不知怎么，他今天闻起来，它好象有一股子冰镇啤酒的气味。这味道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但这人群、这喧嚷声，的确是陌生的。过去的海岸没有这么多的人，海中也没有这么多的帆。他记起前几天看过一张报纸，上面有篇写农村变化的文章，题目是《沸腾的土地》。他今天似乎对“沸腾”两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白色的砂子反射着阳光，常常耀得人要闭一会儿眼睛。在海边活动着的人，皮肤都是油黑油黑的，闪着亮光儿，象是要流动起来。也有皮肤晒暴了的，白色的干皮卷起着，一块块使人想起旧冬衣上袒露出来的破败棉絮……他们在砂土上跑动，绵软的砂子使腿脚吃了不少苦头：砂子总是将脚陷进去，吸干他们腿上刚滴下来的汗珠儿。拔网的时候，这腿脚要陷得更深，它在那儿颤动着，好象试探着，要寻找机会扎到土地里去。一个个弓起的脊背，椎骨凸出老高，那么细，那么清晰，使人担心它会在用力的时候折断。一步，两步，沙滩上空出一个又一个深窝儿，后面的人又把这深窝儿踏平，踏出新的沙窝来……

卢达走近人群时，总要默默地看一会儿。他从这黑色的脚杆和一个个沙窝，能联想到“力”、“坚韧”、“耐久”等等字眼。

他想当你要描叙它的时候，会用到这些字眼的。他想起现代汉语课上的一位副教授——一位很执拗的老头子。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乱，讲话时发出一种惹人发笑的尖音来。“记住，